

## 原始閩語構擬問題的研究過程

王福堂

北京大學

本文作者對羅杰瑞先生的原始閩語構擬一直持有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見最初是出於傳統的認識和某種語感，後來隨著對語言接觸產生相互影響瞭解的增多，逐漸明確了羅杰瑞先生構擬的問題所在——把語言接觸的結果當作了語言演變的證據。作者感受到個人進步與學術發展之間的聯繫。

關鍵詞：原始閩語，弱化聲母，構擬，語言接觸

### 1. 和原始閩語構擬問題的接觸

我接觸原始閩語構擬問題已經三十年了。最初是在 1974 年 10 月，羅杰瑞 (Jerry Norman) 先生隨美國語言學代表團來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送給我〈Tonal development in Min〉(閩語聲調的演變)和〈The initials of Proto-Min〉(原始閩語的聲母)兩篇文章。我由此對這一構擬發生了興趣，而且意識到它將可能為漢語方言研究帶來新的方法和內容，為此感到興奮。但由於對漢語歷史的已有認識，感到很難接受這樣的構擬。我是浙江人，所在吳方言區與閩方言區相鄰，方言的語感也使我不能確信古代的閩方言會是這樣的。但限於能力，一時不知怎樣說明自己的看法，有一種無力的感覺。這就想到應該研究這個問題。而為此首先是要學習。不過當時還在“文革”期間，沒有這樣做的可能，只好把問題放下。“文革”結束後，1978 年我有機會去福建調查幾個閩方言代表點的情況，期間感覺到閩方言和周圍方言特別是吳方言之間的相互影響。1980 年又和南京大學的同行到皖南屯溪、休寧調查，面對古濁聲母清化後塞音塞擦音送氣與否缺乏語音條件的現象，又感到其中有周圍方言的影響在起作用。這種對方言間相互影響的感覺實際上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種語感。通過這些調查，我對閩方言某些特殊現象可能與異方言影響有關的認識逐漸明確起來，就更不能認同原始閩語的構擬了。1979 年到 1990 年，我在《漢語方音字匯》和《漢語方言詞匯》兩書的修訂工作中投入了除教學以外幾乎所有能利用的時間，期間雖然也看到羅先生的〈The Proto-Min

finals) (原始閩語的韻母) 等文章和其他某些學者的評論 (包括平田昌司的力作), 但都沒有時間做進一步的考慮。直到 1992 年為研究生上課, 這才開始埋頭研究, 並參加討論。

從那時到現在, 我對原始閩語構擬的看法見於下面幾篇文章:

- (1) 〈閩北方言弱化聲母和“第九調”之我見〉,
- (2) 〈原始閩語的構擬〉,
- (3) 〈原始閩語中的清弱化聲母和相關的“第九調”〉。

原始閩語構擬的核心在於聲母, 特別是弱化聲母, 我的注意力也主要放在這上頭。

## 2. 原始閩語構擬中聲母的特點

為了便於說明問題, 這裡首先要介紹原始閩語構擬的聲母:

p	t	ts	tɕ	k	b	d	dz	dʒ	g
p <sup>h</sup>	t <sup>h</sup>	ts <sup>h</sup>	tɕ <sup>h</sup>	k <sup>h</sup>	b <sup>h</sup>	d <sup>h</sup>	dz <sup>h</sup>	dʒ <sup>h</sup>	g <sup>h</sup>
-p	-t	-ts	-tɕ	-k	-b	-d	-dz	-dʒ	-g
s	ɕ	x		ʔ	m	n	ɳ	ŋ	l
z	ʐ	ɣ	fi	j	m <sup>h</sup>	n <sup>h</sup>		ŋ <sup>h</sup>	l <sup>h</sup>

這一聲母系統與《切韻》相比, 有如下主要特點 (例字左下角的“<sub>2</sub>”為陽平乙調):

- (1) 有清和濁兩套弱化的塞音塞擦音。(構擬的根據是建陽話“發”<sub>2</sub> voi, “轉”<sub>2</sub> lyɛŋ, “狗”<sub>2</sub> eu, “瓶”<sub>2</sub> vaiŋ, “長”<sub>2</sub> loŋ, “猴”<sub>2</sub> eu 等。)
- (2) 有送氣和不送氣兩套濁塞音塞擦音。(構擬的根據是廈門話“爬”<sub>2</sub> pe ~ “皮”<sub>2</sub> p<sup>h</sup>e, “茶”<sub>2</sub> te ~ “啼”<sub>2</sub> t<sup>h</sup>i, “橋”<sub>2</sub> kio ~ “騎”<sub>2</sub> k<sup>h</sup>ia, “坐”<sub>2</sub> tse<sup>2</sup> ~ “床”<sub>2</sub> ts<sup>h</sup>ɿ, “石”<sub>2</sub> tsioŋ<sub>2</sub> ~ “樹”<sub>2</sub> tɕ<sup>h</sup>iu<sup>2</sup>。)
- (3) 有濁不送氣和清送氣兩套邊鼻音。(構擬的根據是建甌話“來”<sub>2</sub> lɛ<sup>2</sup> ~ “螺”<sub>2</sub> so<sup>2</sup>, 廈門話“梅”<sub>2</sub> bue ~ “茅”<sub>2</sub> hm, “南”<sub>2</sub> lam ~ “箸”<sub>2</sub> hioŋ<sub>2</sub>, “月”<sub>2</sub> geŋ<sub>2</sub> ~ “額”<sub>2</sub> hiaŋ<sub>2</sub>, 潮州話“年”<sub>2</sub> hĩ 等。)

(4) 有與  $y$  對立的  $\text{ɦ}$ ，牙喉部位因此有了兩個濁擦音。（構擬的根據是建陽話中“下”  $\text{ha}^2$  與“雨”  $\text{xy}^2$  的不同聲母。）

原始閩語聲母系統與一般認為的漢語聲母系統有很大差別。構擬者又處處顧及到語音變化的條件，言之成理，因此要對特點形成原因提出不同看法也有很大難度。

### 3. 較早時對原始閩語構擬的看法

我對這一構擬較早時的看法見於上面提到的前兩篇文章。根據對漢語方言事實的瞭解，並從方言間相互影響的角度，提出如下不同意見：

(1) 由清濁塞音塞擦音生成的弱化聲母不僅見於閩北話，也見於別的許多漢語方言（如浦城話“多”  $\text{ɿlo}$ ，銅陵話“排”  $\text{ɿvæ}$ ，“獨”  $\text{ro}$ ，“共”  $\text{yom}^2$  等）。漢語中古時期幫組聲母分化出非組聲母（ $p, p^h \rightarrow f, b \rightarrow v$ ）也是一種弱化現象。所以閩北話的弱化聲母並非一定來自原始閩語的清濁弱化聲母，而可能是由相鄰吳方言借入濁塞音塞擦音聲母後弱化的結果。

(2) “第九調”（如建陽話 41，石陂話 31）不是濁平調部分字以弱化聲母為條件分化而成，而是借入浙南某些吳方言陽平調中降調（如慶元話 52，龍泉話 211，松陽、遂昌、廣豐等方言 31、上饒話 412）調值的結果。

(3) 古濁聲母塞音塞擦音清化後的不送氣音是閩方言原有的，送氣音可能是由客贛方言借入的。（類似情況見於皖南方言，如休寧話“投”  $\text{tiəu}^2 \neq$  “頭”  $\text{t}^h\text{ieu}^2$ ，送氣音已經明確是由贛方言借入的。）

(4) 邊鼻音清送氣音是閩方言特殊演變的結果，但並非來自原始閩語。湖南鄉話中就有與閩北話來母的  $s$  對應的濁音  $z$ （如瀘溪話“梨”  $\text{ɿza}$ ），是邊音  $l$  擦音化的結果。明、泥、疑母字聲母變為  $h$ ，則是鼻音  $m, n, \eta$  送氣化的結果，可能與閩方言中的非漢語底層有關。目前廣西平南的閩南話還正在進行這一性質的語音變化，如“瓦”  $\eta\text{ia}^2 \neq$  “艾”  $\eta\text{ia}^2 \neq$  “櫪”  $\text{hia}^2$ ，“艾”的聲母  $\eta$ （可以看成是帶鼻化成分的  $h$  的另一種標寫法）正處在由  $\eta$  向  $h$  變化的中間階段，就是一個證明。

(5) 建陽話“下”的聲母  $h$  是因贛方言中送氣塞音失落閉塞成分的音變規律  $\text{t}^h \rightarrow h$ （如臨川話“吞”  $\text{ɿhən}$ ，“頭”  $\text{ɿheu}$ ）的感染，由  $\text{k}^h$ （如廈門話“下”  $\text{k}^h\text{e}^2$ ）變化而成的。

以上對原始閩語聲母構擬的主要特點幾乎都作了否定，文章發表前不免斟酌再三。

#### 4. 目前對原始閩語構擬的看法

1986 年，我在羅先生〈閩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一文中發現，原始閩語的清弱化聲母減少了一個  $-tɕ$ ，餘下  $-p$   $-t$   $-ts$   $-k$  四個。這樣，構擬的清弱化聲母就沒有了章母的來源，而且清濁弱化聲母數量上也變得不一致了。這一減少應該是有原因的，但羅文沒有解釋，我因此存下了一個疑問。

近幾年又看到下面三種著作：

- (1) 羅杰瑞：〈Voiced initials in Shyrbei〉（石陂話的濁聲母），
- (2) 黃金文：《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
- (3) 韓哲夫 (Zev Handel)：〈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ed initials”〉（從調值再論閩北方言“第三套”聲母的擬測）。

其中羅文指出，石陂話有來自古清聲母（所舉例字均為幫端精見母）的濁音。（按：這裡的清濁聲母指中古音，清濁音指目前聲母的音值，“。”為“第九調”。）例如：

平：崩  $_{\text{bain}}$  飛  $_{\text{fiye}}$ （幫）擔  $_{\text{dan}}$ （端）簪  $_{\text{dzain}}$ （精）饑  $_{\text{gye}}$  菇  $_{\text{fu}}$ （見）  
上：反  $_{\text{bain}}$ （幫）轉  $_{\text{dyŋ}}$ （端）早  $_{\text{dzo}}$ （精）牯  $_{\text{gu}}$  狗  $_{\text{fu}}$ （見）  
去：沸  $_{\text{fy}}$ （幫）戴  $_{\text{duai}}$ （端）醉  $_{\text{dzy}}$ （精）繫  $_{\text{gai}}$ （見）  
入：發  $_{\text{buai}}$ （幫）斫  $_{\text{du}}$ （端）割  $_{\text{fuai}}$  蕨  $_{\text{fiye}}$ （見）

而吳方言的古清聲母字不念濁音，因此石陂話以上例字中的濁音不可能來自吳方言，認為弱化聲母是受吳方言影響產生的說法需要否定。

黃文認為，石陂話古全清聲母字今讀濁音是閩北話“清濁交替”（全清～全濁）這一構詞音變的表現。例如：

斑  $_{\text{pain}}$  生～～  $_{\text{bain}}$ ～面  
單  $_{\text{tuain}}$  名～～  $_{\text{duain}}$ ～身  
擔  $_{\text{tan}}$ ～子～  $_{\text{dan}}$ ～肩

膏 ɿkau 藥～ ɿgɔ 油

戴 tuai<sup>7</sup> 姓，頂～ ɿduai 帽

交替中濁音字的聲母不是原始閩語弱化聲母演變的結果，也不是吳方言濁聲母影響的結果。

韓文同意羅先生原始閩語弱化聲母的構擬，並且認為弱化的具體內容就是目前石陂話濁音中氣嗓音的帶有喉頭特徵的“摩擦聲”(murmur)，正是這種成分導致字調中濁音音節的調值降低，分化為“第九調”。

這些重要觀點都有語言事實作為依據。我因此再度把注意力集中到弱化聲母問題上，寫了上述第三篇文章，討論清弱化聲母和“第九調”。

我不同意黃文提出的詞法“清濁交替”的解釋。因為漢語歷史上屬於構詞語音交替的諧聲現象不限於全清聲母與全濁聲母，還涉及次清聲母。例如：

“白”（並母）～“伯”（幫母）～“拍”（滂母）

四聲別義中則是很少牽涉到全清聲母與全濁聲母的交替。據周祖謨〈四聲別義釋例〉一文的統計，約 150 例字中，聲母不變僅只聲調交替的佔到九成，聲母全清與全濁交替的（如“朝旦也”（知母）～“朝～向”（澄母））還不足一成。而閩方言中這種“清濁交替”數量相對較多。看來這不是一種構詞音變，它的出現應當另有原因。

我也不同意羅文的閩方言中與古清聲母對應的濁音不可能來自吳方言的說法。在這以前，我已經注意到漢語方言中某些無法用方言間相互影響來解釋的現象，可以從漢語與非漢語間相互影響的角度來考慮，並在湖南臨武土話古全濁聲母清化後 p t 不送氣，其他塞音塞擦音聲母送氣的問題上，引用壯侗語材料嘗試作過說明。這時又想到吳方言區某些方言中與古清聲母對應的 ʔb ʔd 等聲母具有濁音音值（如慶元話“飛”（幫母）ɿʔbai，“豬”（端母）ɿʔdo），而這些聲母也是吳方言中壯侗語底層的表現。根據目前南方壯侗語的情況，早期吳方言中這種聲母還應該有 ʔb ʔd ʔdz ʔg 四個。這正好在音值上和石陂話中來自古幫端精見四個聲母的濁音字相對應（幫端母字另有聲母 ɦ，應該是進一步弱化的結果），說明閩北話中與古清聲母對應的弱化聲母可能是吳方言中壯侗語底層影響的產物。由此也想到羅先生 1986 年的文章為什麼清弱化聲母會減少一個 -tɕ，剩下 -p -t -ts -k 四個，因為正好只有這四個弱化聲母能在音值上和幫端精見母對應。這兩個“正好”碰在一起，應該不是偶然的。另外，本來原始閩語構擬中清弱化聲母 -tɕ 的

例字是建甌話章母的“指”<sup>ㄗ</sup>tsi文<sup>ㄓ</sup>i白（羅先生曾說這是閩方言中唯一可用的例字）。但從音理上說，“指”<sup>ㄓ</sup>i 應該不是讀書音聲母 ts，而是口語音聲母 k（如廈門話<sup>ㄓ</sup>ki）弱化的結果。考慮到中古的章母有一部分字來自上古的見母，閩北話“指”的弱化音<sup>ㄓ</sup>i 反映的有可能不是章母的音變，而是上古見母的音變。可能是羅先生出於對語言事實的尊重，鑒別並放棄了這個章母唯一的例字，否定了清弱化聲母與章母的聯繫，進而取消了清弱化聲母 -tɕ。但這一取消從另一方面說明，壯侗語影響的假設是可以成立的。

韓文認為我提出的“第九調”借自吳方言陽平調調值的看法是不對的。這是當時把“第九調”處理為陽平乙調的做法引起的錯覺，使我局限在濁平字的範圍內考慮“第九調”的來源，造成了失誤。但韓文認為“第九調”的低調值是由氣嗓音造成的說法也不能成立。因為羅文所說石陂話有氣嗓音的某些調類（濁上、濁入）的字多數方言並不念成“第九調”，而沒有氣嗓音的某些調類（濁去）的字卻有個別方言（如政和話）念成“第九調”，可見氣嗓音和“第九調”沒有一定的聯繫。以下列方言為例（調類②中是念濁音或弱化聲母的字）：

	清平		清上		清去		清入		濁平		濁上		濁去		濁入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石陂	51	31	21	21	33	31	213	21	33	31	51	33	45	45	32	32
崇安	51	51	21	21	22	22	35	21	33	22	55	22	5	55	5	5
建陽	53	41	21	21	332	41	214	21	334	41	332	332	43	43	4	4
政和	51	31	212	21	42	21	24	21	33	21	55	31	55	31	55	31
建甌	54	21	21	21	33	21	24	21	22	21	44	42	44	44	44	42

語言事實基本符合上述情況。這說明，氣嗓音不能認為是生成“第九調”的語音條件。

漢語中吳方言的濁聲母也帶有氣嗓音，因此我能體會羅文和韓文所述石陂話的有關情況。吳方言的氣嗓音是和陽調的濁音相聯繫的，個別方言中陰調的 ?b ?d 等濁音沒有氣嗓音（因此本地人語感上仍然認為是清音）。而羅文所述石陂話陽調的濁音中陽去調沒有氣嗓音（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不大），與吳方言 ?b ?d 等對應的陰調的濁音有沒有氣嗓音又未作說明。可見羅文所說石陂話的氣嗓音和濁音也沒有一定聯繫。不過如果氣嗓音和濁音沒有一定聯繫，而氣嗓音又不是生成“第九調”的語音條件，濁音本身卻有可能是條件。漢語歷史上就有聲母清濁引起聲調分化的事實。目前個別方言中還有能反映聲調分化後初始情況的現

象，即同名調的陽調與陰調調型相同，但保有古濁聲母造成的低調值。這種情況與閩北話“第九調”為低調的情況相似。比如：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廣州	53, 55	21	35	23	33	22	33, 5	22, 2
紹興	52	231	335	113	33	11	<u>45</u>	<u>23</u>

根據以上情況，我從借自吳方言的濁音（包括陽調和陰調的濁音）引起清濁分調的角度重新解釋了“第九調”的產生。

## 5. 感想

我對原始閩語構擬的研究能長期堅持下來，興趣是主要的原因。個人在這期間也有進展。這和整體的學術發展的背景是分不開的。學術界對方言與方言之間及漢語與非漢語之間的相互影響在漢語歷史演變中作用的探討，使人們開闊了眼界。國外對語言層次的研究也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發。另外，我覺得語感也起了有益的引導作用。

原始閩語構擬問題只是一個局部性的不大的問題，但討論至今主要涉及的還只是已有構擬的不合適。而怎樣構擬才合適，恐怕還需要聯繫一些新的問題來考慮，比如在相互影響頻繁複雜的漢語方言中如何運用歷史比較法，構擬如何與漢語上古音研究相聯繫等等。希望今後的討論能有更新的發展。

## 引用文獻

- Handel, Zev (韓哲夫). 2003. Northern Min tone valu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ftened initials” [從調值再論閩北方言“第三套”聲母的擬測].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4.1:47-84.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3.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閩語聲調的演變].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22-238.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74. 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原始閩語的聲母].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27-36.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1986. 〈閩北方言的第三套清塞音和清塞擦音〉,《中國語文》1986.1:38-41。
- Norman, Jerry (羅杰瑞). 2000. Voiced initials in Shyrbei [石陂話的濁聲母], 丁邦新、余霽芹編《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 271-280。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
- 王福堂. 1994. 〈閩北方言弱化聲母和“第九調”之我見〉,《中國語文》1994.6:430-433。
- 王福堂. 1999. 〈原始閩語的構擬〉,《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王福堂. 2004. 〈原始閩語中的清弱化聲母和相關的“第九調”〉,《中國語文》2004.2:135-144。
- 平田昌司. 1988. 〈閩北方言“第九調”的性質〉,《方言》1988.1:12-24。
- 李如龍. 1983. 〈閩西北方言“來”母字讀 s- 的研究〉,《中國語文》1983.4:264-271。
- 梅祖麟, 羅杰瑞. 1971. 〈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 s 聲字〉,《清華學報》新 9.1-2:96-105。
- 黃金文. 2001. 《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 鄭張尚芳. 1985. 〈浦城方言的南北區分〉,《方言》1985.1:39-45。

[Received 3 April 2005; revised 5 April 2005; accepted 11 April 2005]

北京大學 中文系  
中國 100871 北京市  
fthjww@pku.edu.cn

## **An Exploration of Proto-Min Reconstruction**

Futang Wang

*Peking University*

The author disagrees totally with Jerry Norman's reconstruction of Proto-Min phonology. Doubts began after the author's traditional training and his intuition about dialectology; and with a growing appreciation of language-contact phenomena, he gradually cleared up the main difficulty with Norman's reconstruction: language contact is regarded as evidence of language change. This particular issue points up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 of an individual scholar and its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as a whole.

Key words: Proto-Min, softened initials, reconstruction, language contact